

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

抗日战争

ZHONGGUO  
XIANDAI JUNSHI  
WENXUE CONGSHU

# 平原烈火

徐光耀◎著



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(第二辑:抗日战争)

# 平原烈火

徐光耀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平原烈火/徐光耀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3.5 (2009.1修订)

(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. 抗日战争/黎白主编)

ISBN 978-7-80171-305-6

I.平…

II.徐…

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15158 号

平原烈火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: 100009)

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12 字数 267千字

2009年1月修订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80171-305-6

定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 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: 100009

## 目 录

平原烈火 .....	1
小兵张嘎 .....	92
微 笑 .....	137
双玉潭 .....	141
弟 弟 .....	147
二龙堂看“戏” .....	155
“心理学家”的失算 .....	161
望日莲 .....	170
齐又昌 .....	181

## 平原烈火

一九四二年五月，冀中抗日根据地整个地翻了一个个过儿。

冈村宁茨坐上飞机，在天上指挥着五万鬼子兵进行大“扫荡”，残酷的战斗，到处是一片红火。日本鬼子的汽车把遍地黄金的麦子轧烂在地上，骑兵包围了村庄，村庄烧起来，熊熊的火苗儿把黑烟卷上天去。步兵们端着刺刀，到处追着，赶着，把抗日群众从东村追到西村，又从西村追到东村。遍地是“嘎嘎嘎咕咕咕”的枪响，遍地女人哭孩子叫，多少个英雄倒在血泊里了，多少个战士牺牲在枪弹下，多少个地方工作人员，投的投河，跳的跳井，有枪的把子弹打光了，剩下最后一颗打碎了自己的头，多少个青壮年、村干部，被裹着走了，送了煤窑，载出关外，运去日本三岛！

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，有的突围了，有的冲散了，有的战至一人一枪为国壮烈殉难了。剩下的净是些便衣游击队，看来是不大顶用了。

也有个别无耻的家伙，怕死鬼，向敌人屈膝了。也有个别意志脆弱、政治上不坚定的人逃跑了，逃到城市去，逃回家里去。

虽然鬼子的死尸躺得遍地皆是，他们的血一点也没有少流，但是他们还是嚷着“胜利”了，嚷着“八路被彻底肃清”了。

冀中——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变了质，它的元气大大地受了损伤。千万条汽车路连起来了，千万里封锁沟挖成了，岗楼儿就像雨后出土的青苗，不几天便钻了天，成了林！鬼子、“皇协”①遍地跑，到处发横，爱杀就杀几刀，爱打就打几枪。抗日的政权都不见了，穿军衣的八路军一个也没有了，妇救会、青抗先，还有哪个胆大敢提一提？各村都成立了“维持会”，都给敌人“挂上钩”②了。看吧，满眼净是敌人的势力，白日满天都是膏药旗，黑夜遍地都是岗楼灯。有几个家伙跑到大街上叉着腰吹起风来：“八路军蛤蟆老鼠也想成什么大气候？！”老百姓都耷拉着脑袋，眉上锁起了两个大疙瘩，上三十的汉子都留起了胡子，剪了发的姑娘又蓄上了辫子。菩萨庙里的香火整天不断，算命先生的生意骤然变得兴隆。——时代好像几天之间就倒退了二十年。

是一阵什么风啊，把世界刮成了这个样子？

但是，共产党是杀不完的。只要有它一个火星，它终究会烧起腾天大火来。

---

七月，日本鬼子把“扫荡”重点转到沧石路以南来了。深县、束鹿、宁晋、晋县……各地的大小据点都驻满了鬼子，六分区的根据地被铁桶似地包围起来。

---

① 当时游击队和老百姓都这样叫伪军。

② 当时根据地的村庄都不支应敌人，哪村开始支应敌人，建立伪政权，就叫给敌人“挂上钩”了。

在一个云雾遮天的早晨，宁晋县大队陷进了敌人的大包围。驻地孟各庄四外都发现了敌人，枪声首先从东边响起，随后北边南边都有子弹飞过；西边，远远可以看见一溜人影正扑着枪声迎过来。情势是明明白白：顶住打，就要被消灭，除了突围，再没有别的道可走了。

一中队长周铁汉接受了大队长的命令：趁敌人包围圈还没有合紧，坚决冲出去！周铁汉是个二十五岁的结实小伙子，生得膀乍腰圆，红通通的方脸，虽不是太高的个儿，给人一看，却觉得十分魁梧。他把盒子枪登开栓，压够一条子弹，用大拇指扳住机头，朝沿墙站立的战士们一抡，亚赛敲着钢板的声音说道：“同志们！有没有骨头，是不是英雄，就看今个这一天了！是耻辱，是光荣，也就在这一回了！有种的跟我走哇！”半截黑塔似的丁虎子一步站了出来：“周队长，我在头里！”他是个共产党员，一向有“打仗瘾”的。周铁汉用枪向西北一指说：“好，走啦！——二排<sup>①</sup>跟着！”

“忽忽忽”一股风响，队伍一支箭似的人入了村西道沟。一中队后面是大队部，担任掩护的是二中队，人员足有一百三四。可是，除了“忽忽忽”的声音及离得还很远的枪声以外，再听不见一点响动。经受过几十次战斗的周铁汉，一听这声音，就觉得今天的斗争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，想偷个空子玩个花招钻出去，是万万没有可能的。

几天来的情况太紧张了，太急了。宁晋城不算以前增加的，只昨天一早，就由赵县开来二十八辆汽车，车上没有一个不是鬼子兵。牙口寨的鬼子也增到六七百。在束鹿、晋县地里，情况更发严重，新据点一天安了五六个，大队的汽车和骑兵来来往往，十分频繁。周铁汉早已感到：恶战总有一天要逼来头上的。现在，依照眼前情况看，这一天是到来了。

正是为此，周铁汉此刻的心里没有慌，事情逼得他反而下了一个狠心，他想：在这个时候，怕死就准死，把脑袋放在一边去拚，合大家的劲一块拚！拚得越顽强越勇敢，就越没有危险！想到这，他不由得把队伍前后看了两眼：二班在最前面，丁虎子持大鼻子捷克式领头，后面一个一个紧紧跟随，大部分是二年左右的老战士，全是经过多次战斗的生龙活虎。在身后的一三班和二排，也个顶个的结实雄壮，浑身劲气，情况虽然紧急，却看不透有一个发孬。周铁汉看到这里，信心更强了，精神更高了。有这样一群钢铁打造的战士，将近一半的共产党员，有什么冲不破的，有什么可怕的。

大队长的计划，是甩掉后面——东面和南北两面的敌人，顺道沟悄悄地插往西北，争取在西边敌人还没有发觉我们的队伍以前，从敌人空子里钻出去。但是，一来敌人太多了，二来有五十米道沟没有完全挖通，西面敌人看见了在这段路上飞跑的人，立时扇子面一样散开来，左面的一股，就一直抢先向道沟截下来，企图迎头挡住去路。

周铁汉看得清楚，想要跑在敌人前头，不叫敌人截住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便一面命令一排说，“坚决冲！敌人挡就打它，一定要过去！”一面闪在道旁，等大队长赶上来。

大队长钱万里的矮个儿，一步一步稳稳地跑上来了。手里拿着一块粗布手巾，不时擦着光头上的汗珠，盒子枪仍旧插在套子里，还如平时那样四平八稳，好像不是在打仗一样。通讯员金山怀里抱着“马四环”<sup>②</sup>紧跟着他。

① 一个中队只有两个排。

② 七九步枪的一种，类捷克式，马步两用，有四个穿背带的环，故名。

“大队长，敌人眼看把道沟卡住了，把整个队伍拿上去冲吧！”周铁汉好像掐着一抱东西，双手向敌人方向作了个猛抛的姿势，这样问着大队长。

“你的队伍呢？前头怎样了？”钱万里叉开腿，稳稳站住说。

“一排全上去了，我让他们坚决打过去。”

“很好。”

周铁汉以为得到了批准，一翻身，拔步要跑。钱万里又叫住了他：

“等等。”钱万里把手巾遮在眼上，向敌人方向仔细的观望着，好半晌，把周铁汉几乎等得不耐烦了，才放下手来，轻微地摇了摇头说：“不行，我们冲不过去……”周铁汉立即接过去说：“冲不过去也得冲呀！总不能停在这叫人家来消灭！”钱万里深洞似的双眼转了个圈，用一个指头点着周铁汉的前胸说：“要这个样子：你的一排继续顺道沟插下去，在那柳子行前面打个冲锋，占领那两块坟地，争取把敌人主力吸引到交通沟上。然后，大队直向西南，从敌人的空子里钻出去。”钱万里把话顿住，察看着周铁汉的颜色，见周铁汉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就接下去说：“这是个十分危险的任务，敌人知道了当以后，一定要想法先消灭你们，周队长，你的任务就是：先去粘住敌人，掩护大队主力突围；然后不要叫敌人粘住，把队伍带下来。”

周铁汉知道这副担子是有千斤重的。可是，任务来了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有一千斤就担一千斤，有一万斤就担一万斤，没有二话可说的。周铁汉简单地应声“是！”转身跑到前面去了。

这时，西面敌人已开了枪，子弹迎头擦过。北东南三面的敌人，随即椅子圈似地兜抄上来。二中队后尾的枪声，一阵紧似一阵，炒料豆一样，一会儿就响乱了。

从前面传来一片震耳的杀声。钱万里看见；周铁汉跃出道沟，抓紧盒子的手摆着旗子一样，连连向前挥着。战士们从他面前冲上去，把柳子行附近的两块坟地占领了。这一来，西面敌人的七成兵力被吸引在道沟上，他们拚命地要卡死这道口子。而在西南，却有一个空子给闪开了。钱大队长见时机已到，双手一摆，带领其余三个排，跃出道沟，一阵疾速的飞奔，从西南的口子里突过去了。

## 二

果然，用冲锋粘住敌人的一排，在撤退的时候，又被敌人粘住了。柳子行里的鬼子见大队主力大部钻了出去，膏药旗冲天晃了几晃，五六十个鬼子哇的一声冲上来，把一排由两个坟地压在一个坟地，机枪、炮弹，急风暴雨般直射过来。一排凭了三十支步枪，不要说招架，抬起头来的空儿也没有了。一班是被压下来一次的，半个班遭了伤亡。眼下的危险，用战士们最不祥的话说，就是：“撤不下来了！”

鬼子的第二个冲锋随时可以压下来。周铁汉在地上伏着，两道扫帚眉拧成个“一”字，闪着火眼盘算：现在撤是不行的，一定叫敌人把队伍追散；要撤，必须把第二次冲锋打退，煞煞敌人的气焰。于是，他告诉大家：把手榴弹全部放在手边，拧开盖，勾好线，听命令就摔。他自己，把所有三个手榴弹都放在身下，三根弦一齐叼在嘴里。说时，前面柳条子乱晃，成群的黄呢子野兽又纵身起来，一排亮闪闪的刺刀反着光，鬼子的第二个冲锋又压下来了。看看只离着三四十米，周铁汉就地一滚，一纵跳起来，用嘴把线一拽，右臂一抡，冒着白烟的手榴弹流星似的飞出去；“手榴弹，摔呀！”随着周铁汉的声



音，“黑乌鸦”成群飞出，火星飞爆，浓烟腾空，一眨眼的工夫，天也遮暗了。上来的鬼子，前头的七八个先先后后仰身栽下去，后面的调屁股窜回了柳子行。趁这时，一排的战士们兜起旋风，一溜烟向南跑下去。

刚跑出七八十米，鬼子的机枪兜屁股狠命盖来。一排眼前是一片开阔地，大地上只有旱得卷了叶儿的青苗，不足一尺高低，没有半点儿隐身的地方。二班长张子勤被连响的机枪打断了腿，横栽在地上。一个战士上去搀他，刚一弯腰，也翻身仰倒了。丁虎子赶上去摘了那战士的枪，挎在脖子上，伸手就拉张子勤，要往肩膀上搁。张子勤把他的手一挡，错了错牙，镇定的说：“我不顶事了，你还是快照顾非党同志去吧！”丁虎子道：“这可不能，谁也丢不得！”张子勤扭个身，紧掐住鲜血浸透的大腿，咬住牙关说：“赶快走你的！我无论如何是脱不过今天了，照顾我只会白白连累你们。”丁虎子说：“我死不了，就不能把你丢给敌人！”说罢，从身后架起张子勤的双臂，打算托起来抱着走。张子勤回头一看，见鬼子们的小钢盔一颠一颠已追上来，再几步就赶到了。他把心一横，上身猛力一摇，挣开丁虎子双手，用命令的口气叫道：“丁虎子！放了！”丁虎子突然吓了一跳。张子勤随手掏出一颗手榴弹，用嘴把盖咬下去，弦迅速套在手指上，把身旁的枪一指道：“革命的武器，快拿去！再要动我，要看看手榴弹！”丁虎子噙着泪把那支三八式挟起来，一边跑一边回头看。张子勤平静如水，半动不动的坐在那里，只把手榴弹藏进衣服里去了。

远远瞧见，一个鬼子上去了，刺刀逼住张子勤的心口，张子勤没有动。第二个，第三个又上去了，他们想架他走，可是，就在扶住他的胳膊的时候，从他怀里猛升起一团黑烟，一顶钢盔滴滴溜飞上了半空。烟落下去的时候，那一团四个人都躺着。

周铁汉和丁虎子相对看了一眼。奇怪得很，周铁汉铁青的脸上，不知为什么笑了一下，他说：“虎子，看见了吧？要死，就这样去死。”

### 三

明明是大队抓住了一个村庄——北圈里，突然“轰轰隆隆”，烧了鞭炮市一样，一阵枪声响成一团。又见许多战士混乱地奔出村来，慌张地往回跑着。

“中了埋伏吗？”周铁汉腿下加快脚步，急急朝领头跑下来的那人迎上去，想问到底怎么回事。他越迎住那人跑，就越生起气来。那家伙左手拖着枪苗子在地上拉，右手只管一掀一掀摘掉身上的东西；米袋子、背包早扔光了，正往下摘手榴弹。

“你是哪的？混蛋！站住！”

那家伙被陡然一吓，昏昏地站住了，白蜡色的脸上，一对灰溜溜的眼睛，只管盯住周铁汉看，两腿索索地狠命筛着糠。许久，才嚷嚷地说：“二中队的。”

“往哪跑？”

那家伙指了一下村里说：“村里净鬼子。”

“鬼子，为什么不打过去？”

“……”那家伙张着嘴，喘着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“转回去！——临阵脱逃，崩了你！”周铁汉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少有的严峻，这严峻给他的话加重了分量，似乎每一个字都几千斤重，令人不可抗拒。

那家伙莫奈何地转回身去。周铁汉问清他叫尹增禄，又问清大队在什么地方，就



直跟住他的脊梁，让他带道进村。

和尹增禄一块的十几个战士，见这情形，早已停了脚，闪在路旁，没有主张地眨着眼睛。周铁汉把头向前一甩，一齐让他们跟了走：“往后跑也是敌人，宁死在阵前，不死在阵后，小伙子们上前冲！”十几个人中马上有一个小伙子站出来，把拳头一举说：“二中队的成一列走好，胆大的往前头靠！人都是肉长的，人家全不怕，为什么咱怕？”周铁汉心里不由得叫声：“好！”肚里的气马上消了一半。他认得这个小伙子是二中队的五班副，新近才入党的，名字叫赵福来。便柔声对他说：“福来，这十几个人由你负责，跟在我们后边，千万不要再跑丢了。”赵福来停住脚，咋的打个“立正”，满精神地答道：“是！”

尹增禄带头往前走着，每走几步就反回头来偷眼看看，见周铁汉气汹汹两只虎眼瞪着他，脚下忙紧跑几步，不一会，却不知不觉又慢下来；再偷看看，又紧跑几步。周铁汉就一直瞪着他，走近了北圈里。

村里的枪声已经转到西南上去了。屁股后面的敌人也被甩了二里远。鬼子是不着急的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宁晋大队已是进了牢笼的小鸟，扑棱<sup>①</sup>不出去了。

就在这时候，尹增禄又把一件罪恶铸成了。大队原是在十字街附近跟敌人碰了头，把敌人打退，就向西南突去了。尹增禄害怕再走大街，他企图绕过那个战场，就迷迷瞪瞪把队伍引进了一条死胡同。当发觉房上鬼子正架着“歪把子”<sup>②</sup>等在那里的時候，一、三班已经卡在里头。敌人的机枪夹带着轰隆爆炸的手榴弹，蒙头盖顶直浇下来。许多战士还没有弄清楚子弹从哪里来的，便倒在血泊里了。五尺宽的过道，登时染满鲜血。周铁汉和几个战士连蹿带蹦，闪在一个小门楼底下，急想找到个还手的机会。

意外的挫折在战士中引起了混乱，几个人首先把愤怒的眼光射到尹增禄脸上来。尹增禄吓得贴在墙上浑身发抖，他切实感到了自己的罪恶。当时，周铁汉忽然高声叫道：“同志们！先对付敌人要紧哪，掏手榴弹，冲啊！”

“冲啊！”有两个战士上了刺刀，跨出门去。这时，尹增禄也举着枪跟在大家后面，一面左顾右盼的张望着，一面胡乱地拉着栓；这时，他又想杀个敌人赎赎罪，却又怕真地碰上敌人。他的脚刚刚踏出门槛，一个战士翻身栽回来，冒着鲜血的头，恰跌在他的腿上。尹增禄像挨了一箭，两手一乍，又缩回门里，他的脚尚未站稳，轰！一个手榴弹响在墙角，尹增禄撒手扔掉手中的枪，扑身倒下去了。

周铁汉当作尹增禄牺牲了，可是，门楼底下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：

“不要打啦，我，我投降！……”

一个苍白的面孔，绝望地看着天上，双手作揖似地向上伸去，狗一样跪卧在门外的墙角下。周铁汉立觉浑身一乍，像有一支箭射进了他的心，全身都要崩裂了：

“好他妈的！”

周铁汉一步跨出去，抓住尹增禄的脖领，死猫一样拖进门来，通的摔在地上：“我叫你投降！……”周铁汉嘴唇哆嗦着，气梗在嗓子上，肺也陕憋炸了。他右手一甩，盒子

① 抖翅要飞的动作。

② 日本造的一种轻机枪。

枪响了一声，尹增禄猛地向前一栽，仿佛一个斤斗没折成，脑袋戳往地上去了。周铁汉捧起一把土，狠狠地搓着手上的血污。

两个战士的手榴弹飞上房去，“轰轰”两声，“歪把子”被炸翻了，两顶钢盔滚下地来。

刚忘了尹增禄的周铁汉，喊声：“打！”一摸手榴弹没有了，一转眼，见尹增禄身上还插着；伸手去解时，尹增禄两只白眼珠无神的张着，裂开个瓢儿似的嘴，作着一副下贱求饶的死像，横躺在当道。周铁汉火又涌上来，扯下手榴弹，只一脚，把那死尸踢滚到墙根里去，好像踢除了一条碍脚的死长虫。

这个地方是待不下去了，只要敌人再稍稍费点劲，马上就可以把这五个人碾成肉酱。但是，从胡同里冲出去，想也不要想，那是连蝇子也难飞过的。周铁汉一面指挥着打手榴弹，压制房上的敌人，一面溜着墙根向西搜寻。忽然，一条生路被发现了：西矮墙的“根脚”已朽得满是窟窿，只剩了薄薄的一层。他招来战士们，用膀子顶住，齐力一扛，忽隆一声，墙倒塌了，五个人飞步纵出村外。

在村西的树丛里，与一排长孙二冬碰了头。他带着二班和赵福来几个刚从村后抢了来，人员也只剩七八个了。

在西南的漫洼里，远远看得见，整个大队仍然在边打边突着围。

## 四

七月的太阳火似地烧着。钱大队长带着七零八落的队伍，已经一口气跑了十几里。人们大汗淋漓，从头上直灌进鞋底，出气入气，嗓子里火辣辣在冒烟一样，嘴只管张着，舌头却像搅在粘胶里面，唾沫早已吐不出来。敌人呢，不光后面的在紧紧尾追，西北段村，东面侯庄，都发现了敌情，正前方四五里，秃苍苍一片黄白色的土房子上面，牙口寨据点的大岗楼，兀然耸立，挡在眼前。

很显然，更大的危险正一步步逼近了。钱万里是喜欢从从容容思考问题的，今天，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脑子不够使了，四面八方密密层层的敌人，使他一时抓不住空子。他忽然想：从侯庄插上来的一溜人影，也许是警备旅<sup>①</sup>吧？嗨！他们就地把敌人顶一下，哪怕二十分钟，实在太好了。那么，我们可以不紧不慢从正南突出去，一个伤亡也没有，把敌人甩得远远的。——他现在是多么希望友军来支援一下啊！可是，钱万里猛然觉得，这想法必须赶快打住，越快越好，因为这是幻想。那溜人影分明是敌人，他们正在截上来，要把我们消灭，这时的幻想，会把整个部队葬送了。

战士们一边四面扭头，看着越逼越近的敌人，一边频频把两只眼向大队长望着。钱万里明白，这些眼里正藏着两点意思，一点说：“不怕，看大队长还这样沉住气呢，咱们怕什么？”另一点却说：“四面敌人都上来了，大队长，你也该快想个办法啊！”钱万里的心，又向下沉了一层。

远远看见，在四五里外，由西北而东南并竖着一排电线杆子，恰像隔开世界的高大篱笆。人人都晓得：电线杆子脚下是一道深宽各一丈多的大沟，沟那面是牙口寨通到

<sup>①</sup> 冀中八路军主力之一，旅部兼第六军分区司令部。

罗口的汽车路，每隔二三里修着一个岗楼。这条沟，过去曾是敌占区和根据地的分界线，也是敌人向前“蚕食”的边缘。——战士们望着它，心上又压了一块石头。因为，这在“扫荡”以前，就在黑夜也是最难通过的。大队长望着它，却忽然起了另外一个念头；这念头从他心里刮过一阵小风，立觉轻快得多了。他想：敌人今日的“扫荡”，主要是对付根据地，只要突过这道沟，八成便突出了包围圈。至于牙口寨会不会有敌人来截击呢？可能性很小，敌人在今天不会把大兵留在家里不动的。——钱万里相信了这个判断，便下了一道坚决的命令：

“冲过沟去！”

可是，左翼的二中队忽然大乱，纷纷朝西北跑起来，队形跑乱了，人们盲冲盲撞着；杂在混乱的人群中，有一个穿白褂蓝裤的人，被大队长一眼看到了，脸色登时沉下来。什么东西惹起来的恐慌？原来在侯庄方向正飞奔着赶来一百多鬼子骑兵，大洋马一纵一纵的趟起漫天尘土，鞍上的铜镫也一亮一亮闪着光，成三路纵队，虎里虎势扑过来。钱万里向那里只瞥了一眼，十分冷静的指一指身旁几个战士说：“去，把人给我拦回来。就说大队长的命令，谁再跑，枪毙他！”然后叫过金山，指着那个白褂蓝裤的人说：“你去告诉他，说我请他来一下。”

那人正是二中队队长刘一萍，喘着气跑到大队长面前来了。钱万里细一看他，心里不由得打个冷战；白褂子上不知什么时候滚满了土，当腰的衣袋也撕掉了一半，向上翻着，平常结在头上的白羊肚手巾胡乱掖在腰带上。尤其使钱万里吃惊的是：那张素来自嫩的脸，不知为什么只在一天之内瘦下去那么多，红色也几乎退完了，倒透着一层暗灰；便安详柔和的问道：“你们怎么回事啦？”

刘一萍站在那里，起初奇怪大队长的声音为什么这样不慌不忙，倒像平时听汇报那样，虽也是通身大汗，胸前扣子一个也没解开，浑身上下，还是那样整整齐齐。他低头看一下自己，脸忽的红上来，忸怩地说：“他们看见骑兵来了，没有经验，乱跑起来，我正拦他们，还未拦住。”大队长知道他最后一句是说谎，但见他红了脸，也就不想再说别的，只是语气里仍不免带些锋芒说：“现在人已经替你拦回来了，赶快去整顿一下，坚决带着过沟；骑兵怕什么？靠近了用排子枪揍他马前胸！不要乱跑嘛，越乱跑就越糟。”刘一萍红着脸转身跑去整顿队伍了。钱万里望着他的后影，加一句说：“先把自己身上的土打一打。”

周铁汉带着十几个人正赶上来，见大队长在这里，指着前面一座砖窑道：“就把队伍带到那里干了吧，跑也是死，还不如拚死痛快！”

钱万里好像没有听见他的话，对他说：“你来了好，赶快带你的二排，坚决冲过沟去！”

## 五

战士们在火热的太阳下跟骑兵赛跑。

骑兵分成两股，一左一右在大队的两边镶着，向前抄下去。当他们快接近大窑的时候，战士们一个冲锋抢上了窑顶，两个排子枪过去，把马撂倒了三四匹。骑兵们拨转头向更前方抄下去了。

通——咣！一连三发炮弹在人群前后炸响了。接连又来了三发，有两颗在空中开

了花，随着“咣”的一炸，好像急雨的袭来，“唰”的一声，炮弹皮子从天上盖下来，恰似湖面上落下冰雹，地上每隔一米左右便有一个土泡溅起来。敌人好像看透了钱万里的心思，追击加紧了，一声不断一声地冷枪，也从背后“噗噗”追来。有几个战士又躺倒了，另有三四个被架着走。

战士的脚下都加快了，一来要超过前面的骑兵，二来要摆脱敌人的炮弹。但是，炮弹仍然三发三发地飞来，人们总有倒下去的。

丁虎子持着一支枪，背上还挎着三支，跑两步，走两步，张着嘴哈哈地喘，满脸涨得血红，青筋暴起一道一道的堤岗，汗好像泉水一样眼看着往外冒。周铁汉上去接了他的一支枪，嘱咐他不要掉队。

十七岁的小战士张小三，越来越跑不动了，鞋子太大，里头陷满了土，赘得他抬也抬不起来，虽然拚着全副力气拔着腿，仍然渐渐落在后面了。他回头看看，鬼子的圆钢盔正紧跟着；前面看看，两股骑兵铁钳一样抄下去。他的脸一刻比一刻苍白起来。周铁汉等了他几步，摘下了他的枪。可是，他仍然跟不上，肚子一抽一鼓的狠命喘着气，他实在再跑不快了，就要被拉远了，泪不由得噙在眼里转。这时的周铁汉，已有两支枪压在身上，因为照前顾后，到处指挥，跑的路更比别人多些，也累得一口不接一口，呼呼喘个不停。但是，当他再回过头去，见张小三一摇一晃，像三岁小孩迈台阶那样吃劲地拔着腿，他心疼起来了，他从心眼里感到：战士们都是自己的亲生孩子，而张小三，更像这大群孩子中最小的一个。于是，他又停住了脚，等张小三赶上上来，便弓下腰去，亲切温柔地问道：“怎么样啊？”张小三抬起眼来，乞求似地眨了眨，喘得说不上话来，只无力地把肩上米袋往下揪了一下。周铁汉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伸手给他摘下来，放在自己肩上，又把他两颗手榴弹解下来缠在自己腰里。张小三松口气，把裤子提了提，便又迈开腿向前跑下去了。

也恰在这个时候，一件非常怕人的事又发生了：二中队二排的大部分散散乱乱向东南方跑起来，那里似乎是个空子。“可是，难道逃得过骑兵吗？”马上一个悲惨的念头涌上了钱万里的脑子：“完了，这部分是完了！”只在这时候，钱万里才忽然发觉，已经有不短时候，二中队长刘一萍就一直跟在自己身后，一步不离；而二中队的十几个战士也围在自己身边磨来蹭去。当他把严厉的目光再次落到刘一萍脸上的时候，刘一萍正自毫无所措地望着那群离队跑散的战士，两只眼茫无主张地又是怯生生地躲闪着大队长的视线。钱万里走上去迎头问道：“刘一萍，你的二排这是上哪去了？”刘一萍吞吐的说，“谁知道哩？”钱万里再问：“二排长呢？”刘一萍又吞吐的说：“他带着队伍的啊！”旁边一个战士说：“二排长不是炸死了吗？”刘一萍赶紧改了嘴，用手向天上指了一下说：“是叫炮弹炸死了。”钱万里再也压不住心上的火，陡然尖叫了一声道：“你不掌握部队，总围住我干什么？”刘一萍低了头，支支吾吾说：“战士们离你远了净乱跑，我这也是掌握部队啊。”大队长一口气梗在心上，盯住刘一萍愣了好一阵，他明白了：刘一萍已经发了懵，吹他，骂他，已经没有用了。但是，轻轻放过吗？不行！便给他下了一道命令：“一排交给我，你赶快去追二排，给我把人追回来！”

刘一萍执行命令是很好的。他明白这个命令没法执行，也明白大队长是生了气，不一定非把人追回来不可的。可是，他仍然扭转身一直朝东南跑下去了。但也并没有白跑，终究大声喊着追回来两个战士。

## 六

离大沟半里远的地方，有两块长满柏树的坟地。敌人的骑兵，左一股直追向东南逃着的战士，右一股把两座坟地占领了。一中队二排在头前的七八个战士，冲了上去，马上被敌人的火力压倒了。

两块坟地成了拦路虎，部队被它挡住了。战士大部都伏在地上，有的一枪两枪还击敌人，有的等待下一次命令，有的干脆把枪抱在怀里，仰面朝天地躺着休息。张三一面伏在地上喘气，一面偷眼向东南望着。

在那里，鬼子的骑兵正发挥着高度的威力，骑兵追击零散溃逃的人，永远是最拿手的。那十几个战士还在抵抗，看得见他们常常翻回身来，托起枪向敌人射击，不过，人数是一会比一会减少着。骑兵虽也在不断的落下马去，气势却还是那么凶猛。……

兜屁股追着的鬼子，很快就上来了，巴勾巴勾的子弹，声声在耳边爆炸。因为敌人都靠近了，炮弹已没有先前来得多，半天才飞来一颗。

钱万里忽然向身旁几个战士问道：“你们说，怎么冲出这个圈子去呢？”一个战士好像重复刚才的命令，也好像就是这样认为：“坚决冲过沟去！”另一个战士说：“先要把骑兵冲跑！”又几个应和说：“对！先得把骑兵冲跑！”钱万里心里塌实下来，他认为这个测验结果很不错，自己肚里的决定，正和战士们的心思相投合。只在这时，他才第一次把盒子从枪套里掏出来，扳开机头，一块红绸子飘在柄上。他跑到人群中间，把枪抡着从空中劈了一下，大声叫道：“同志们！”他再前后左右看了看，见战士们都仰起脖子，把眼光集中过来，就接着说：“要想胜利突围，就要把骑兵从坟地冲跑！不然就要被消灭！敌人是五六十个，我们也是五六十个，大家把骨头里的劲全使出来，用急劲去跟他拚，就保险可以胜利。同志们！为国家争光，为爹娘争光，为自己争光，坚决冲啊！共产党员们站起来冲上去啊！大家一齐冲上去啊！伙夫通讯员统统冲上去啊！”他的声音又尖又细，却格外坚硬有劲，像一根根钢条，像一根根针，虽不宏亮，却每人都听得清楚。

周铁汉第一个站起来了。他从来打仗是闷着头，咬着牙，一句不哼的；今天却放大了喉咙，打雷似地喊出了第一声：“杀——！”接着站起来的是孙二冬、丁虎子、赵福来；先是共产党员们，随后广大战士们，都站起来了，遍地爆发了一阵震撼天地的杀声。挺着刺刀的、瞄着步枪的、挥着盒子炮的、提着手榴弹的，一齐冲上去了。伤员们能站起来的，也冲上去了。钱万里看见，刘一萍提着盒子，嘴里喊着：“杀！”也冲上去了——什么敌人能够挡得住！

坟地里的骑兵疯狂射击着，但是，战士们还是上去了。前头的倒下来，后头的紧接上，没有弯腰的，没有回头的；五十米了，轰轰轰！手榴弹在坟地里炸起一片浓烟，把坟堆遮住了，把树木遮住了，针似的叶子飞上天去又落下地来。

敌人溃退了，坟地占领了，坟地里的鬼子死尸压着死尸。

“不要停，前进，前进！”周铁汉领着人们直取大沟。

噢！过沟了啊！战士们都涌过去，虽然背后追来的鬼子兵，机枪步枪加紧射起来，漫天漫地都乱串着子弹，战士们也全不去管了。冲啊！过沟啊！

大沟沿上本来有几个岗楼上下来的“皇协”，也叮叮当当顶头打了几枪，经了大风浪的战士们，看也不看他，一直涌过去了。大沟上没有桥，没有道口，两岸全是墙一样

削立着。怎么过哟？却见周铁汉“噗通”跳了下去，“噗通噗通”战士们也都跳了下去。伪军见来势太凶，忙钻回了岗楼。大家在沟里乱扒了一阵，可是都滑下来，削壁上连根草都没有长。

有了办法了。一个战士靠峭壁立住，两手交插着攥紧放在小肚子上，说声：“来！”丁虎子把他的头一搂，第一步登在他手上，第二步登住他的肩膀，另几个战士把枪托子朝上顶在墙上，丁虎子登住枪托，身子一纵，跳上沟去。他叫了一声，忙把一只枪伸下来，底下人们又登在那战士的肩膀上，拽住丁虎子的枪苗子，丁虎子一就劲，把他拉了上去。人梯一个一个都搭起来了，在越飞越密的子弹群里，大队过了沟了。

逃过了岗楼上的有效射程，稀落的队伍慢慢地走着，骑兵一下子过不了大沟，太阳也压在树梢上了，部队从死地里逃了出来。

这时候，人们才感到两条腿除了酸痛之外，还有些粗肿。

## 七

队伍停在蒋家里。摸着黑，草草号下几家房子，战士们有的睡了，有的搞饭吃。

一晚之间，钱万里匆匆忙忙办完了两件事：第一件把人数查点了一下，一总剩了三十七个，除去自己和金山，再除了七个伤号，把的情况谈谈吧。”

城里的情况并不太紧张，敌人的主要兵力都集中对付根据地了，大部分扎在牙口寨、罗口、百尺口一线上，城里只剩下二百多伪军和五十多鬼子骑兵。围着城的一些据点岗楼，也相当空虚。

钱万里把小队长们都叫了来。周铁汉挎着盒子，背着一棵大枪，腰里紧紧煞一条子弹带，一只脚登住炕沿，立在地下，仍然整整齐齐，结结实实，浑身都带着劲儿。刘一萍坐在挨门的炕沿上，悠着两条腿，低下头一口一口长出气。孙二冬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人了，向来不爱说话，见炕上没了地方，托住下巴，蹲在当地。钱万里把城里情况先谈了，因为去牙口寨、百尺口、罗口等地的侦察员都没有回来，对大沟上的情况，只能根据今天战场上见的，大致估计一下。最后便提出了明天驻哪，怎样活动的问题，他说：“城根底下虽然没有工作基础，究竟离敌人主力远得多，就是发现了敌情，也容易转圈子。我想了好久，公开住当然没有办法，只能隐蔽起来。可是，村里情况咱不了解，有坏人偷着报告了更糟。怎么办呢？孟村村西的大寺叫我相中了；离村有半里地，荒凉得很，整年没人去。隐蔽在里头，很不容易发觉，就是有情况，也便利观察掌握，打，走，都由咱们。你们看怎么样？”

周铁汉想了想，觉得不大对劲，可是，又想不出第二条道，只好说：“没有意见。可是，光靠藏也不行，这年头就得拚，把敌人拚住了，就是胜利；拚不住，叫敌人也轻易占不了便宜。”刘一萍听起这话很刺耳，就说：“敌我力量绝对悬殊，隐蔽乃是最好的方针，等‘扫荡’过去，警备旅一过来，再想法打仗也不算晚——就是，对骑兵可要特别留神，骑兵对付小部队简直是猫对老鼠一样……”他还想说些什么，见几个人的眼睛一齐转向了他，沉一阵，便打住不说了。这样，宿营地问题算是确定了。

钱万里又派孙二冬去村里敛些干粮来，准备明日白天吃。另外，决定罗锅子留在这边监视牙口寨，并让他带上一封信，明日晚上顺便去小刘村联络一下，看副政委是不是在那里。

离宿营地五十里，天，看看就十一点，月牙儿吊在天上，部队急忙出发了。

## 八

这大寺，不知有多少年了，顶子掀了一大块，露着半拉天，椽子乱瓦伸的伸，张的张，说不清哪一会会塌下来。隔扇窗早七零八落，破得栅栏子一样，门还吊吊歪歪凑合安着。院里的臭蒿子、乍蓬棵，长了半人深，四围的短墙，塌的塌，倒的倒，山门早没有了，只剩下两块残壁、一个砖台。大殿上的如来佛仍端坐着，眼只剩了一只，右胳膊断去一半。两旁的十八罗汉，少脚的，缺眼的，断臂的，倒塌的，呲牙咧嘴，格外凄凉可怕。

天就明了，从窗眼里望出去，平坦的大平原，一会比一会扩展得更远，横在寺前的汽车路，一会比一会更长，远处黑忽忽一片树林包围着村庄，村庄角上一个岗楼，再远又一个，再远又一个……。家雀在房檐上“吱”一声“吱”一声的叫着。此外，静得没有一息声音，好像世界上除了几个家雀，从来没有过活物一样。

周铁汉正值班，他把蹲在山门后面的岗哨收进大殿，把门关好，在窗下垫上两块砖，自己登上去，从窗眼往外看了看，又在窗台上八字儿摆了两块砖，中间留一条二指宽的缝，就让岗哨把脑袋背在砖后，从缝儿里监视着殿前的汽车路和宁晋城的方向。然后就围着如来佛转起来。

战士们横七竖八睡在地上，周铁汉从他们身上一个一个迈过去，留神地察看着他们的脸，每迈一个，那战士就睁开眼来向他望望，然后又合上，跟睡熟了一样。他这样走了一圈，原来整个大队没有一个人睡着，却也没有一个人动一下，哼一声。最后他转到一个昏黑的角落里，忽觉脚下一软，碰着一件东西，细一看，原来是刘一萍躺在那里，头用一块手巾紧紧裹着，抱在双臂里，一动不动。周铁汉望了一阵，不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
日头爬上地面来了，望一下，红焰焰的刺眼，像张着大血口的怪物似的，照得汽车道更明了，照得岗楼更高了，岗楼顶上的膏药旗一飘一摆，向人们抖着威风。唉，真是多么可怕的白天。

估计庄户主已吃过早饭，一个早晨平平安安地过去了。周铁汉心情刚刚放松了一点，窗前的哨兵忽然尽力压低嗓子，惊慌失措的说：“队长，队长！来了来了来了！哎呀，来了！”大殿里忽隆一声，人们一齐站起来，几个战士的枪拉开了，上着子弹。周铁汉走过去狠狠瞪那哨兵一眼：“怎么搞的，沉住气！”那战士从砖上下来，木呆呆戳在角落里。周铁汉登上去向西南一望，果见一溜骑兵卷着漫天尘土顺汽车道跑来。他刚要发准备战斗的命令，一声清亮的泰泰然然的声音响了：“不要慌，都准备好，且不要拉得枪乱响。”大队长钱万里不慌不忙的替下周铁汉，朝西南凝神地看着。那溜骑兵整整齐齐排成一队，不紧不慢地向前跑着。领头那个腰插膏药旗的，傲然坐在马上。再往后看，是六七辆大车。再后，什么也没有了。钱万里断定敌人没有发觉，因为他们没有战备，带着大车，更不像来打仗的样子；就决定不动。这时窗后一排人头在扒着窗眼看，钱万里挥手都让他们坐回去；只有周铁汉仍站在那里，便对他道：“周队长，你也不要看了。”周铁汉没有服，反问道：“多我一个怕什么呢？”钱万里道：“用着冲锋了，自然叫你；这里的事，眼下不用你管。”

大殿里一片寂静，上面罗汉坐着，地下战士们蹲着，耳朵都支着，眼睛都瞪着，人们



连气也不出了，凝神听着从殿前传来的一片“嗒嗒嗒嗒”马蹄响，众人的心随着马蹄飞跳。终于，马蹄响过去了，又一阵大车响之后，大殿又是那般死寂。

钱万里告诉人们说：“敌人进了孟村，看样子是抢麦子的，大车都空着，拉着不少麻袋。”胆子大的随着又躺下；渐渐地，差不多都躺下了。

大家刚躺下，“嘎，嘎！”清脆脆脆两声枪，像在殿后放的一样，一颗子弹嗤溜一声，就从大殿檐前飞过。人们“轰”地一激灵全站起来，周铁汉嚷起来说：“上刺刀！把手榴弹准备好！”把身子挤在门口，就要往外冲，可是，看见大队长仍然登在砖上看，没有敢冲出去。回头看时，刘一萍一张脸纸糊的一样白，左手提着枪，发疟子般地哆嗦着。还有几个战士两腿都在筛糠，张小三筛得最厉害。周铁汉向来看不惯这些，又要骂，他想骂他们：“你们这些松蛋包，都该死干净，‘嘎嘣’一下，越快越好。”可是他没有骂出来，他又觉得，一则怕不能全怨战士，二来，骂两句又有什么用呢？我们的战士本来全是很好的人啊！

又是几声枪响，沉静了。

钱万里摆摆手，仍然让人们坐下。敌人没有奔大寺来，把一个从村里逃出来的老乡打死在地里，便又回了孟村。几个战士相对苦笑了一下，又靠墙坐下。刘一萍愣了一会，脸色渐渐缓过来，对身边几个战士也苦笑了一下说：“哎呀，光激灵这一下，就得少活十年。”有一个就应和说：“少活不少活，顶害一场大病。”赵福来玩笑似地顶一句说：“看你们娇嫩的，也不看看人家。”把嘴朝周铁汉一努：“不都是一样的人吗？”

敌人还没有走，就在孟村翻腾起来，一会听见人喊，一会听见敲锣，在一处大高房上架着一挺“歪把子”，几个鬼子来回地溜达着。村边上，除了遛马的以外，也是死寂寂的不见一个人影儿。

太阳走得真慢啊！好像过了一年了，却还挂在当头上。没有一丝风儿吹，没有一只鸟儿过，庄稼叶子卷的卷，垂的垂，毫无生气，世界就要绝灭了，太阳却还只管晒，只管晒着不走。

孟村村头上起了一把火，浓浓的黑烟突突地飞上天去。一阵马蹄响过来了，一阵大车响过来了，大车上的麻袋鼓鼓囊囊，垛得很高……都响过去了，鬼子们回了城，马尾巴上还绑着两个人，带着一块跑。

钱万里下了砖，看了看战士们，把头一低，沉了好久才说：“昨天敛的干粮呢？大伙就在这吃点吧。日头还高得很，到天黑还要三四个钟头……”

## 九

战士们有的打开手巾包，有的从衣袋里拿出干粮啃着。干粮是各式各样的：有米面窝头，有棒子饼子，也有一个半个豆包和高粱面团子；没有菜，没有水，只就着唾沫吃。周铁汉吃的是块红窝窝，咬一口，嚼一嚼，把脖子一挺，“咕嗒”一声咽下去，显得十分香甜。

抽抽噎噎，不知谁在低声地哭，周铁汉用眼睛找了一下，见大殿的后角上，有几个战士聚在那里，只听里头一个说：“小三，快别哭了，给，看这个豆包。”周铁汉向靠近那群人的战士问了一下，回答说，“许是吓的。”又听一个声音劝道：“到了这个时候，哭也没用，人活百岁也是死，都得从鬼门关过那么一回，倒不如心里放豁亮点，乐乐和和，过

一天就赚两个半晌。”接着一个声音道：“也不用悲观，也不用害怕，凭良心说咱当八路军没有当差，谁也没有办过一点坏事，老天爷有眼，总不能叫好人全死绝了！这不，如来佛也在这儿看着哩。”又是一个声音说：“你看大队长、周队长，都挺沉住气了，他们不比咱值钱？他们还不怕呢，咱怕什么？抗日嘛，打不死就活着，打死了就落个美名儿光荣到底。”

周铁汉听着，一阵心烦，不由得转过脸来。在如来佛的脚下，也有一堆战士在那里唧唧咕咕，支起耳朵细听，却谈着另一个问题，一个说：“……反正不能叫抓活的，豁着这一百多斤造了粪也得拚，要叫抓了去，当亡国奴，挨骂丢人且不说，光那份罪就受不了：过电，轧杠子，灌辣椒水，哎呀！哪有‘啪’一枪死了痛快。”另一个却说：“我看要是怎么都不行了，你硬拚还不是干赚着把命送了，想再抗日也抗不成了；就是抓了去，先说几句瞎话，把他朦住，以后再想法跑出来，还是一份抗日力量。”第三个声音说：“怎么也不好，就是不让抓住好。你说哩？”第四个呲着牙摇了摇头，没有表示意见。

周铁汉越听心里越冷，不觉打了个寒战。他觉得这大殿里迷迷蒙蒙飞满了小虫，小虫钻进了战士的心，在那里和茅房的蛆一样滑着，拥着，东一口、西一口的乱吃乱咬。他想：照这么下去，队伍非垮了不可，要赶快治一治。可是，怎样治呢？眼下是一座荒凉的大殿，殿外是汽车路，是敌人的岗楼，平坦展直的地上，随时有汽车轧过来，随时有骑兵踏过来，随时有成群的鬼子追过来。

殿后忽然起了一两声吃吃的笑声，周铁汉望去，不由也笑了。只见一个叫干巴的战士，把一个歪倒的罗汉搬开，自己坐在它的位置上，盘着腿，合着掌，闭目养起神来。这时，周铁汉猛觉得有好久不见干巴的面了。其实，也至多两天内没有留神他罢了。因为这干巴是大队上有名的洋相鬼，出个招儿往往笑得人肚子疼，平常最惹人注意，也最讨人喜欢。他灵机一动，便点头把干巴叫到跟前说：“好久不见你了呀？”干巴瘦脸上笑了一下说：“是这两天不出洋相了。”周铁汉道：“就是，你那股高兴劲上哪去了呢？”干巴把干瘪瘪的两只胳膊平摊着张开，莫奈何地说：“叫鬼子追得着了急，坚壁在沟外头了。”周铁汉尽量愉快起来，也很洋相的向东北方向当空抓了一把，攥着拳头说：“我给你取回来了，给你。”把拳头伸进干巴的衣袋里，好像真的给他放进去一件东西，又擦擦说：“你这洋相可千万别撂下，人们没了你就乐不上来了。”干巴说：“有我也不行了，跟说书的一样，以前能撂开场子，现在撂不开了。”周铁汉又苦苦劝了一阵，最后镇着脸说：“你要当个命令去完成啊！”干巴才点头答应了。

周铁汉又和大队长研究了一下，就召集了一个党的小组会，着重的讨论了一下怎样稳定情绪，打消“后怕”、悲观思想，并给党员同志们提出了几项保证。最后，周铁汉附带提出一条任务，让每个党员都要学学干巴，要会出洋相，说笑话，把整个空气变轻快些。

太阳终于落在西天的树梢上了，天渐渐黑下来，人们松一口气，吧嗒着干渴的嘴说：“又熬过了一天！”

## 十

等到天完全黑了，钱万里把队伍整理起来，派出尖兵，抄着小道，扎进了孟村。选了靠村边的一家，把队伍拉进去，随后把大门一关，在门后和房上各派了一个岗。